

史學叢書

卷之四

益州吳道適孫夫人夫人欲將太子歸吳諸葛亮使趙雲勒兵
斷江雷太子乃得止

按孫夫人之事此為再見 潘眉曰陳承祚不為孫夫人立
傳夫人還吳同于大歸 王雲曰此不明敘所以還吳之故
則法正已進劉瑁妻吳氏于宮中舟船之迎實夫人見幾之
哲是歲建安之二十年乙未正權襲取長沙分界連和之日
可想見蜀主與夫人同牢已七年矣此陳壽所以有綢繆恩
紀之筆也 元和郡縣志云孫夫人城在房陵城東南五里
與昭烈相敘別築此城居之

先主疑與瑁同族法正進曰論其親疏何與晉文之于子圉乎
于是納后為夫人

按法正導君以非禮先主始疑而終遂之君臣均失諸葛公
亦不匡正何也

劉永 策曰少子永受茲青社

殿本考證云少子疑當作小子

文名 後主太子瑁

錢大昕曰此承祚特筆且正其為太子之號視吳志之曰權
曰亮曰休曰皓者判然矣

瑁為亂兵所殺

殿本考證云殺宋本作害

注 瑁瑁瑁訓詞時

潘眉曰依後主傳及蜀紀論當作拘瑁當作皮瑁瑁瑁瑁

不相遠也

評曰易稱有夫婦然後有父子夫人倫之始恩紀之隆莫尚于
此矣是故紀錄以究一國之體耳

前明陳仁錫刻本脫此評語三十五字

長樂梁章鉅撰

諸葛瑗邪陽都人也漢司隸校尉諸葛豐後也

錢大昕曰亮瑾誕兄弟分仕三國各為立傳首皆著其郡縣亮瑾兩傳又皆云諸葛豐之後蓋三書可合可分取其首尾完具不嫌重複也

父珪字君貢

殿本考證云君貢一本作子貢

好為梁父吟

水經沔水注云沔水又東逕梁山北昔諸葛亮好為梁父吟每所登臨故俗以梁山為名姚寬西溪叢語云梁父吟不知何義張衡四愁詩云欲往從之梁父難注云泰山東岳也君有德則封此山願輔佐君王致于有道而為小人讒邪之所阻梁父泰山下小山名諸葛好為此吟恐取此義何焯曰蔡中郎琴頌云梁父悲吟周公越裳武鄉之志其有取于此乎今所傳之詞蓋非其作按今所傳之詞見藝文類聚卷十九吟部引蜀志諸葛亮父吟云步出齊城門遙望蕩陰里里中有三墳壘壘正相似問是誰家冢田疆古冶子力能排南山文能絕地理一朝破讒言二桃殺三士誰能為此謀國相齊晏子按此吟雖傳自唐以前而別無深意諸葛公又何取此乎何氏所疑殆不虛也

淮博陵崔州平注太尉烈子均之弟也

明監本烈作列誤今殿本已改正太平御覽卷四百八

十一引梁祚魏國統云崔州平者漢太尉烈之孫也兄曰元平為議郎以忠直稱董卓之亂烈為卓所害元平尚有報復之心會病卒水經沔水注云檀溪之陽有徐元直崔州平故宅

孟公威等

趙一清曰孟公威附見溫恢傳

三人問其所至

何焯曰宋本至作志

備性好結駝

潘眉曰通俗文云毛飾曰駝按旄牛駝出冉駝青衣道夷等處古但施于大馬至漢季始用于軍中故韋昭注晉語曰若今將軍負駝甘盞負駝帶鈴武侯與吳主書所送白駝薄少與兄瑾書先主帳下白駝是也說文從毛耳聲曹憲廣雅音音二後俗本訛二為毛故今淺學亦有誤讀若輩者

三顧臣于草廬之中

文選出師表注引荆州圖云郡城舊縣西南一里隔河有諸葛亮宅是劉備三顧處

魏略曰庶先名福本單家子

林暢園師曰魏志注中言單家非一猶言單寒之家別于大姓右族耳裴楷傳注引魏略列傳以徐福麻幹李義等同卷亦云幹義二人茲單家而前明小說家乃以徐庶自隱姓

名別稱單福則似以單爲姓者殊可笑矣

又聞元直廣元仕財如此

各本俱作聞元直龐仕元財如此誤也今殿本已改正

李長裴曰廣元卽石廣元也龐士元何嘗仕魏耶潘眉曰

前注言亮與潁川石廣元徐元直俱遊學此注言徐庶與同

郡石韜相親愛韜卽廣元名各本或誤作龐元或將元仕二

字誤倒士元之士既非仕字龐士元亦未爲魏臣此皆妄人

塗改遂至不成文理耳

又庶後數年病卒有碑在彭城今猶存焉

水經獲水注云彭城郡城內有魏中郎將徐庶碑植于街右

曾爲楚相也

卽遣周瑜程普魯肅等水軍三萬隨亮詣先主并力拒曹公

按周瑜傳時劉備爲曹公所破欲引南渡江與魯肅遇于富

陽遂共圖計因進住夏口遣諸葛亮詣權權遂遣瑜及程普

與備并力逆曹公云云與此傳所載是一事蜀吳通好之時

瑜亮二人會合蹤跡見于史者不過如此而小說家鋪張其

事遂使二人居然有不能並立之勢可謂厚誣前賢王應奎

柳南續筆云既生瑜何生亮一語出三國演義實正史所無

而王阮亭古詩凡例尤悔菴滄浪亭詩序並襲用之以二公

之博雅且猶不免此誤今之臨文者可不慎歟

袁孝尼著文立論

孝尼一本作孝居誤今殿本已改正

以此客亦一時之奇士也又要應顯達爲魏

殿本考證云亦元本作必潘眉曰爲魏當作于魏

注欲以固委付之人

殿本考證云人宋本作誠

建興元年封亮武鄉侯開府治事

潘眉曰十道記以南鄭之武鄉谷爲諸葛受封地近洪氏補

靈域志從之按諸葛功在魏延上延尙封南鄭邑侯不應諸

葛僅封南鄭之鄉侯考武鄉乃縣名前漢屬瑯邪郡中興省

至建安中嚴幹已封武鄉侯可知武鄉侯雖省改于中興而

實復置于漢末矣三國時封爵之制皆以本郡邑爲封土如

魏張郃鄧人封鄭侯徐晃楊人封楊侯吳文欽譙郡人封譙

侯侯陽興陳畱人封外黃侯時譙郡陳畱不屬吳亦遙領之

諸葛瑯邪郡人因以瑯邪之武鄉封之猶張桓侯涿郡人封

西鄉侯西鄉涿郡縣名皆邑侯非鄉侯也

注是歲魏司徒華歆司空王朗尙書令陳羣太史令許芝謁者

僕射諸葛璋各有書與亮陳天命人事欲使舉國稱藩

唐庚曰魏之羣臣可謂不學無術而昧于識慮矣使其學術

識慮有如漢蕭望之者當不爲此舉動也漢宣帝時呼韓款

塞稱藩望之議以客禮待之使他日遁去于漢不爲叛臣宣

帝從之蓋是時匈奴雖衰素號敵國非東臨南與比也名號

一正遂不可易他日叛去何以處之此非徒示以謙德將爲

後日久遠之慮也魏之自視何如宣帝吳蜀雖弱尙勝呼韓

彼來稱藩猶當待以不臣况未服而強之耶前此加權封爵爲權所戲侮今復喻蜀稱藩宜爲亮所不報矣

注亮在南中又聞孟獲者爲夷漢並所服

殿本考證云在宋本作至無並字

五年率諸軍北駐漢中臨發上疏曰

按此篇今人名之曰前出師表

蓋追先帝之殊遇又恢宏志士之氣

文選無殊字宏字

侍中侍郎郭攸之費禪董允等

錢大昕曰諸葛出師疏本傳已載其全文而侍中郭攸之費

禪侍郎董允等云云復載允傳將軍向寵云云復載向寵傳

亦重出也

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

水經若水注云瀘津東去朱提縣八十里水廣六七百步深

十數丈多瘴氣鮮有行者三月四月還之必死非此時猶令

人悶吐五月以後行者差得無害故諸葛亮表言五月渡瀘

并日而食益州記云瀘水源自曲羅橋下三百里曰瀘水

兩峯有殺氣暑月舊不行故武侯以夏渡爲艱潘眉曰瀘

水即今之金沙江也在滇蜀之交自雲南昭通府北流入四

川雷波廳界其水色黑故以爲瀘耳在漢爲越雋郡地若今

瀘州在漢爲犍爲江陽縣地非孔明所渡之瀘水也太平

御覽卷六十五引上道記不毛下有之地二字

注瀘津水出牂柯句町縣

明監本瀘津作瀘惟誤今殿本已改正李龍官曰水經

注禁水北注瀘津水則惟字實爲津字之誤

至于斟酌損益

董允傳損益作規益

責攸之禪允之慢以彰其咎

文選此句上有若無興德之言則七字董允傳摘此表亦具

載此七字不知此傳何獨脫之按文選初本照依此傳亦

闕七字後李善補足之注云蜀志載亮表曰若無興德之言

則戮允等以章其慢今此無上七字于義有關誤蓋李善據

節允傳以補之也

春秋責帥臣職是當

華陽國志作職臣是當

注亮聞孫權破曹休魏兵東下關中虛弱十一月上言曰

何焯曰此表中有臣到關中期年喪趙雲等七十餘人云云

考趙雲本傳雲以建興七年卒散關之役乃在六年後人或

據此疑此表爲僞非也以元遜傳觀之自明第此表乃劇論

事勢之盡非若發漢中時所陳得以激厲士眾不妨宣洩于

外失之蜀而傳之吳或伯松寫雷箱篋元遜鈞致之于身後

耳集不載者益明諸葛之慎非由陳氏之疏若趙雲傳七年

字當爲六年雲本信臣宿將箕谷失利適由兵弱既敗難號

將軍以明法散關之役使其尚在必別統萬眾使復所負而

不問再出其必沒于是冬之前無疑也

又劉繇王朗各據州郡又使孫策坐大遂并江東

錢大昭曰劉繇爲豫章太守在興平中王朗爲會稽太守在

建安初又孫策之卒在建安五年此疏既上于孫權破曹休

之時則建興五年也蜀建興五年即魏太和元年相隔二三十年似不必

贅述且云任用李服而李服圖之魏志亦無此人竊疑是表

爲後人僞撰承祚不采此文其識高人一等矣

又

幾敗北山明監本北山作伯山誤通鑑亦誤今殿本已改正胡三

省曰幾敗北山謂與烏桓戰于白狼山時也

又

賓叟青羌何焯曰後漢書董卓傳注云叟兵即蜀兵也漢代呼蜀爲叟

又劉焉傳注引孔安國尙書傳云蜀叟也然光武紀注引華

陽國志云武帝元封二年叟夷反將軍郭昌討平之因開爲

益州郡則叟者蜀之西南夷尙書疏亦云叟蜀夷之別名即

今之雲南也又李恢傳賦出叟濮耕牛戰馬此叟之在滇顯

證也青羌則青衣羌耳

又而不及今圖之又臣鞠躬盡力

殿本考證云及今毛本作及虛本集作及蚤盡力今通行

本皆作盡瘁

又此表亮集所無出張儼默記

按此今人所名後出師表袁枚曰此非孔明作也夫兵危

事也仗國大謀也張皇六師者有之一鼓作氣者有之掛馬

而食以肥應客者有之未有先自危怯昭布上下而後出師

者也若果爲亮作是亮之氣已餒而其精已消亡矣其前表

曰興復漢室還于舊都不效則治臣之罪何其壯也後表曰

坐而待亡不如伐之成敗利鈍非臣所能逆覩何其哀也當

是時街亭雖敗猶拔西縣千家以歸蜀之山河天險如故後

主任賢勿貳非亡國之君亮再舉而斬王雙殺張郃宣王畏

蜀如虎大勢所在有成無敗有利無鈍已較然矣何至戚戚

嗟嗟遽以才弱敵強民窮兵疲之語上危主志下懈軍心而

又稱難憑者事以豫解其日後無功之罪雖至愚者不爲而

謂亮之賢而爲之平表中六難屢言曹操之敗再言先帝之

敗以歸命于天此日者家言也將軍出師而爲此言無謂己

不解而欲後主解無益胸中抱六不解而貿貿出師悖矣按

此表上于建興六年亮此時年未五十非當死時也後死于

十二年天也非亮之所當知也諸賢死盡而勸降之譙周者

而不死天也又非亮之所當知也亮不特知漢之必亡且知

己與諸賢之中年必死豈理也哉當鄧艾入蜀時使後主聽

姜維之言早備陰平及陽安關口則艾不能入縱入後其時

羅憲霍弋猶以重兵據要害故孫盛以爲乞師東國徵兵南

中則蜀不遽亡將士在劍閣者聞後主降咸怒拔刀斫石然

則亮死後十餘年蜀猶未可亡而亮出兵時乃先云坐而待

道不計功之說以夸亮之賢且智而不知適以毀亮也裴松

之稱此表本集所無出張儼默記陳壽削之真良史哉

注便當移兵東成與之角力又非匹夫之為分者比又且志望

以滿無上進之情

殿本考證云成當作伐分冊府元龜作忿比毛本作也上進

毛本作上岸

又唐遺衛尉陳震慶權正號

唐庚曰孫權稱尊議者以為交之無益而名體弗順宜絕之

惟孔明以為未可或問孔明之不絕吳權邪正邪曰正也非

權也六國之時諸侯皆僭矣孟子以為有王者作不皆比而

誅之必教之不從而後誅之然則未教之罪王者有所不誅

孔明之勢既未能有以教吳則吳之僭擬未可以遽責此王

者之法也非權也

九年亮復出祁山

水經漾水注云祁山上有城極為嚴固城南三里有亮故壘

壘之左右猶豐茂宿草蓋亮所植也

注駐雍

水經渭水注引魏氏春秋云諸葛亮寇郿司馬懿據郿拒亮

即此縣也

又亮分兵留攻自逆宣王于上邽郭淮費曜等微亮亮破之因

大其刈其麥與宣王遇于上邽之東

晉書宣帝紀云帝遣軍渝麋亮聞大軍且至乃自率眾將

上邽之麥諸將皆懼帝曰亮慮多決少必安營自固然後

麥吾得一日兼行足矣于是卷甲晨夜赴之亮望塵而遁帝

曰吾倍道疲勞此曉兵者之所貪也亮不敢據渭水此易與

耳進次漢陽與亮相遇帝列陣以待之使將牛金輕騎餌之

兵才接而亮退追至祁山亮屯鹵城據南北二山斷水為重

圍帝攻拔其圍亮宵遁追擊破之俘斬萬計時軍師杜叡督

軍薛悌皆言明年麥熟亮必為寇隴右無穀宜及冬豫迎帝

曰亮再出祁山一攻陳倉挫衄而反縱其復出不復攻城當

求野戰必在隴東不在西也亮每以糧少為恨歸必積穀以

吾料之非三稔不能動矣于是表徙冀州農夫佃上邽興京

兆天水南安監治按史臣于懿固多誇大之詞然兩軍相拒

懿本勁敵當日情勢如此非盡虛誣可以互證也

宣王尋亮至于鹵城

漢書地理志隴西有西縣安定有鹵縣後漢書郡國志安定

無鹵縣蓋廢自矣趙一清曰西縣城在秦州西南百二十

里鹵城蓋西城之訛此與楊阜傳之鹵城有別馬超時在冀

彼文故宜是鹵城諸葛出上邽則當是西城也

又賈詡魏平數請戰又攻無當監何干

晉書宣帝紀亮圍將軍賈嗣魏平于祁山此作賈詡未知其

孰是也趙一清曰何干當作何平

注亮時在祁山旌旗利器守在險要十二更下在者八萬

王鳴盛曰周官小司徒均土地以稽其人民而周知其數上

晉書宣帝紀云帝遣軍渝麋亮聞大軍且至乃自率眾將

地家七人可任也者家三人中地家六人可任也者二家五人下地家五人可任也者家二人司馬法曰六尺爲步步百爲晦晦百爲夫夫三爲屋屋三爲井井十爲通通爲匹馬三十家十二人徒二人以小司徒參之司徒之可任者如此之多司馬法之出土徒如此之少古人用兵皆爲不勝計以慮敗也故不盡用之雖敗尚可扶持故小司徒只言其可任者非實數也自此以後調發者皆用實數不幸而敗不可救矣晉之州兵魯之丘甲蘇秦以齊臨淄之中七萬戶不下戶三男子而卒已二十一萬曹操謂崔琰曰昨按戶籍可得三十萬故爲大州是皆以實數調發惟孔明不然一蜀之大兵不過十一萬孔明所用八萬常留四萬以爲更代及其亡尚有十萬二千數年之間所折不過二萬耳

亮既出戰場本無久住之規

殿本考證云既出宋本作既在

十二年春亮率大眾由斜谷出以流馬運

按公北伐者曰凡再出祁山一出散關一出斜谷

其年八月亮疾病卒于軍時年五十四

按諸葛公一生事功即三國志一書關鍵余二十許歲讀三

國志即擬作公年譜一帙將初稟秘呈之孟煩菴師師故專

攻是史者見而喜之以爲此雖草創之本若再操而精之後

日必可問世後三十年乃見張介侯所撰年譜與余初稟相

仿惟中間各有依違得失因假之互相訂證頗稱完書附錄

于此云

漢靈帝辛酉光和四年公生一歲 按以建興十二年公卒

年五十四歲推之知其生于是年也

壬戌光和五年公年二歲 按是年皇子協生即獻帝也

癸亥光和六年公年三歲

甲子中平元年公年四歲 按是年黃巾賊起 昭烈得關

張舉義兵討黃巾賊有功

乙丑中平二年公年五歲

丙寅中平三年公年六歲

丁卯中平四年公年七歲

戊辰中平五年公年八歲 按是年侍中董扶私謂劉焉曰

益州有天子氣矣乃求爲益州牧州任之重自此始

己巳中平六年公年九歲 按是年靈帝崩皇子辯即位

卓廢帝立陳留王 昭烈起兵討董卓

漢獻帝庚午初平元年公年十歲 按是年董卓自爲太尉

旋自爲相國遷帝長安 昭烈領平原相以關張爲別部

司馬

辛未初平二年公年十一歲 按是年袁紹爲冀州牧

壬申初平三年公年十二歲 按是年王允使呂布殺董卓

而李郭之患起

癸酉初平四年公年十三歲 按是年袁術據淮南

甲戌興平元年公年十四歲 按是年孫策據江東

乙亥興平二年公年十五歲 按公早孤從父玄爲黃術所

署豫章太守將公及弟均之官會漢更選朱皓代玄玄素

與荆州牧劉表有舊往依之玄卒公遂寓南陽襄鄧間

丙子建安元年公年十六歲 按是年曹操迎天子遷都于

許昭烈與呂布戰敗走歸曹操

丁丑建安二年公年十七歲

戊寅建安三年公年十八歲 按張譚云公與徐元直孟公

咸石廣元游學三人爲學務于精熟公獨觀其書每晨

夕從容抱膝長吟此事必繫于此年不知其何所據也

己卯建安四年公年十九歲

庚辰建安五年公年二十歲 按是年孫策卒以印綬付其

弟權時年十九

辛巳建安六年公年二十一歲

壬午建安七年公年二十二歲 按是年袁紹卒

癸未建安八年公年二十三歲

甲申建安九年公年二十四歲

乙酉建安十年公年二十五歲

丙戌建安十一年公年二十六歲

丁亥建安十二年公年二十七歲 按是年昭烈屯新野詣

公草廬凡三往乃見 後主禪生于荆州

戊子建安十三年公年二十八歲 按是年昭烈命公使吳

與周瑜魯肅等破曹操于烏林赤壁以公爲軍師中郎將

己丑建安十四年公年二十九歲 按是年廬江雷緒卒部

曲數萬口來歸昭烈使公駐臨蒸督零陵桂陽長沙三郡

調其賦稅以充軍實

庚寅建安十五年公年三十歲 按是年孫權以妹妻昭烈

昭烈求都督荆州 以龐統爲治中與公並爲軍師 吳

周瑜卒

辛卯建安十六年公年三十一歲 按是年昭烈自將數萬

人入蜀公與關公鎮荆州

壬辰建安十七年公年三十二歲

癸巳建安十八年公年三十三歲

甲午建安十九年公年三十四歲 按是年公留關公守荆

州自率張飛趙雲泝流西上克巴東進圍成都劉璋降昭

烈自領益州牧以公爲軍師將軍署左將軍治成都

乙未建安二十年公年三十五歲 按是年孫權使諸葛瑾

求荆州昭烈不許問曹操將攻漢中因與權和分荆州以

湘水爲界長沙江夏桂陽以東屬吳南郡零陵以西屬蜀

丙申建安二十一年公年三十六歲

丁酉建安二十二年公年三十七歲 按是年昭烈進討漢

中急書發益州兵公以從事楊洪策遂發兵 吳魯肅卒

戊戌建安二十三年公年三十八歲 按是年曹操自將擊

昭烈次于陽平關公居守

己亥建安二十四年公年三十九歲 按是年昭烈有疾中

聖臣上表漢帝請立爲漢中王 孫權使呂蒙取江陵關公及其子平皆被害 尙書令法正卒

庚子建安二十五年公年四十歲 按是年正月曹操卒十月曹不自稱帝改元黃初廢帝爲山陽公

辛丑昭烈帝章武元年公年四十一歲 按是年夏四月漢中王卽帝位于武備之南改元章武以公爲丞相假節錄

尚書五月立禪爲皇太子 孫權遣使稱臣于魏魏封權爲吳王 張飛被害

壬寅章武二年公年四十二歲 按是年因張飛卒以公領

司隸校尉 詔公營南北郊于成都

癸卯章武三年夏五月改建興元年公年四十三歲 按是

年公自成都至永安帝崩年六十三公受託孤命以尙書

李嚴爲副 太子禪卽位年十七封公爲武鄉侯 魏華

歆王朗陳羣許芝等各有書與公欲使稱藩侯皆不許作

正議以絕之

甲辰建興二年公年四十四歲 按是年公開府領益州牧

事無鉅細皆決于公務農殖穀閉關息民

乙巳建興三年公年四十五歲 按是年公率眾南征平四

郡改益州郡爲建寧郡分建寧永昌爲雲南郡又分建寧

牂柯爲興古郡冬同成都

丙午建興四年公年四十六歲 按是年公治兵講武以俟

北征 曹丕卒子叡立改黃初七年爲太和元年

丁未建興五年公年四十七歲 按是年公將北伐率諸軍

駐漢中上出師表 子瞻生 按建興十二年甲寅公在武

戊申建興六年公年四十八歲 按是年公攻祁山南安天

水安定諸郡皆應關中響震前軍馬超公節度敗于街

亭公收護誅之乃拔西縣千餘家還漢中上疏請貶三等

帝以公爲右將軍行丞相事 十一月公聞孫權敗曹休

魏兵東下關中虛弱復上表出師竭盡而還漢中

己酉建興七年公年四十九歲 按是年詔公復爲丞相

孫權稱帝改黃武七年爲黃龍元年公遣衛尉陳震往賀

權與雲蓋其文分天下

庚戌建興八年公年五十歲 按是年魏曹真等攻漢中公

次于城固赤坂會大雨二十餘日道絕各還師

辛亥建興九年公年五十一歲 按是年公復率軍圍祁山

始以木牛運大敗司馬懿其各將張郃

壬子建興十年公年五十二歲 按是年休士

作流馬木牛秋早教兵講武

癸丑建興十一年公年五十三歲 按是年公使諸軍進水

斜谷治斜谷邸閣

甲寅建興十二年公年五十四歲 按是年春公出斜谷始

以流馬運遣使約吳同時大舉公自鄠軍于渭南屯五丈

原以前者糧運不繼使已志不得伸乃分兵屯田爲久駐

計與司馬懿相持百餘日八月卒于軍年五十四

亮遺命葬漢中定軍山因山爲墳

水經河水注云亮葬定軍山因卽地勢不起墳塋惟深松茂柏攢蔚川阜莫知墓塋所在 何焯曰葬漢中者欲後嗣不事于魏也 龔景瀚諸葛武侯墓記云漢丞相諸葛忠武墓

在沔縣定軍山夫人而知之也祠後數武大家巍然入謁者無不肅拜然與陳氏蜀志所稱因以爲墳者不合山右譚君炳精于洪範衍疇之學以數推之云葬處當在垣外西北數十步半山眾未信也總督松公巡閱邊防至沔謁侯墓余與譚君皆從既展拜循垣北行土圍環繞如屏登其半有碑在焉萬曆十九年所題也墓之形蹟略可辨識履其上聲橐橐如中空譚君曰此葬處也左右前後形勢宛然午山子向其不忘中原之志乎岡上周垣遺址猶餘尺許眾以譚君之言爲有徵皆神其術知縣馬君允剛與邑之紳士鳩工庀材將新侯廟適聞是語遂加土爲封因舊址築外垣以衛之祠後之冢仍舊不敢廢也立石于左與明碑對請余記之以示後人余考侯有專祠在縣城東五里道旁中有重修祠墓記亦萬曆十九年所立也其文云仍舊址爲垣更覈侵地以短垣盡護域外之山各爲圖載碑陰碑陰已磨不可考然當時有內外兩垣可知也今所封之墳當時已知之矣而各爲圖蓋遺令葬定軍山因卽地勢不起墳隴惟深松茂柏攢蔚川阜莫知塋墓所在當北魏時距侯塋僅數百年所言若此況至

今我侯之英靈在天下其體魄所藏與山爲體固固護於柏蔥鬱數十里不望之者無不肅然起敬是定軍一山皆侯墓也必求尺寸之地以葬之則鑿矣 推演兵法作八陣圖咸得其要云

水經河水注云定軍山東名高平是亮爲高平東卽八陣圖也遺基略在崩斃難識又江水注云江水東連諸葛亮圖壘南石磧平曠望兼川陸有亮所造八陣圖東跨故壘皆壘細石爲之自壘西去聚石八行行間相去二丈因曰八陣旣成自今行師庶不覆敗皆圖兵勢行藏之機自後深識者所不能了今夏水漂蕩歲月消損高處可二三尺下處磨滅殆盡 王觀國學林云後漢書袁術班固作燕然山銘曰勒以八陣旌以威神章懷太子注曰兵法有八陣圖由此觀之則八陣圖蓋古法也非亮創爲之也亮能得古法之意而推行之耳 潘眉曰宋神宗云黃帝始制八陣法敗蚩尤于涿鹿諸葛亮造八陣圖于魚復平沙之上壘石爲八行皆桓溫亮之曰常山蛇勢也文武皆莫能識之此卽九軍陣法也後至隋韓擒虎深明其法以授其甥李靖靖以時遇久亂諸臣深曉其法者頗多故造六花陣以變九軍之法使世人不能曉之大抵八陣卽九軍九軍者方陣也六花陣卽七軍七軍者圓陣也又云八陣圖有四一在廣都之八陣鄉一百二十百八當頭陣法也一在魚復永安宮南江灘水上六十有四方陣法也一在沔陽之高平舊壘二百五十六下營法也一在

益州城東南隅棋盤市亦二百五十有六 楊慎曰八陣圖
在蜀者二一在夔州之永安宮一在新都之彌牟鎮在新都
者其地象城門四起中列土壘約高六尺耕者或鋤平之經
何餘復突出此乃其精誠之貫天之所支而不可或壞者蓋
非獨人愛惜之而已 顧祖禹曰漢時都肄已有孫吳六十
四陣蓋常勒八陣擊匈奴晉馬隆用八陣以復涼州陳總
持白虎幡以武侯遺法教五營士後魏柔然犯塞刀羅上表
採諸葛八陣之法爲平地禦寇之方李靖對太宗言六花陣
法本于八陣是則武侯之前既有八陣後亦未嘗亡也

景耀六年春詔爲亮立廟于沔陽 襄陽記曰亮初亡所在求
爲立廟朝議以禮秩不聽百姓遂因時節私祭之于道陌上言
事者或以爲可聽立廟于成都者後主不從 又臣愚以爲宜近
其墓立之于沔陽使所親屬以時賜祭凡其徒故吏欲奉祠者
皆限至廟斷其私祠以崇正禮于是始從之

宋書禮志四何承天曰周禮凡有功者祭于大烝故後代遵
之以元勳配饗允等曾不是式禪又從之並非禮也

又興王室之不壞

水經沔水注無興字疑此衍文

子瞻嗣爵

王應麟曰朱晦翁欲傳末略載瞻子尙死節事以見善善及
子孫之義南軒不以爲然以爲瞻任兼將相而不能極諫以
去黃皓諫而不聽又不能奉身而退以冀主之一悟可謂不

克肖矣兵敗身死雖能不降僅勝于賣國者耳以其能猶如
此故書子瞻嗣爵以微見善善之長以其智不足稱故不詳
其事不足法也

莫作孔明擇婦止得阿承醜女

殿本考證云止宋本作正

史學叢書二集

三國志旁證卷二十二

長樂梁章鉅撰

諸葛氏集目錄開府作牧第一權制第二南征第三北出第四
計第五訓厲第六綜覈上第七綜覈下第八雜言上第九雜
言下第十貴和第十一兵要第十二傳運第十三與孫權書第
十四與諸葛瑾書第十五與孟達書第十六廢李平第十七法
檢上第十八法檢下第十九科令上第二十科令下第二十一
軍令上第二十二軍令中第二十三軍令下第二十四右二十
四篇凡十萬四千一百一十二字

紀文達師曰陳壽所錄寫之二十四篇久已無考近代惟常
熟朱璘所編諸葛丞相集四卷首卷所錄諸葛公遺文一卷
于陳壽所上錄目皆不載蓋撫拾三國志注及諸類書而成
其黃陵廟記明楊時偉作諸葛書嘗以撫用蘇軾大江東去
詞語較辨其偽今考陸游入蜀記作于乾道六年記黃牛廟
事引古諺及李白歐陽修詩張詠贊甚詳獨一字不及諸葛
作記袁說友所刻成都文類作于慶元五年亦無此文然則
應託之本出于南宋以後明甚璘乃率行載入絕無考訂至
經書五十條顯然偽託亦取以苟充卷帙且武侯十六策其
偽與心書同晁氏讀書志著錄則猶出宋人之手既取心書
又不取是策何也二卷以下皆爲附錄所列八陣圖及分野
諸條假雜尤甚矣 按諸葛集歷代皆有其目陽陽國志後

聞其概隋書經籍志有諸葛集二十五卷又有論前漢事一
卷武侯集誠二卷兵法五卷又總集內有武侯誠一卷唐書
藝文志作集二十四卷中興書目有諸葛集十四卷明王士
禛有武侯全書二十卷楊時偉以王書無累更撰諸葛忠武
全書十卷我朝朱璘有諸葛武侯集二十卷遂寧張鵬翮之
忠武志全用之而增白浮鳩一篇此吳人苦孫皓之暴而作
者率行混入其他可知近人惟武威張澍有諸葛忠武侯文
集四卷又附故事五卷網羅極博足掩前修而刺取片語單
詞未免纖碎今備詳其目錄如左與好古者共稽焉

草廬對 爲先帝與後帝遺詔 又詔 爲後帝伐魏詔

南征詔 請宣大行皇帝遺詔表 前出師表 後出師表

薦杜微爲諫議大夫表 薦呂凱表 彈李嚴表 彈李

平表 彈廖立表 又彈廖立表 請張裕罪表 公文上

尚書 上言追尊甘夫人爲昭烈皇后 上事表 祁山表

耿文山表 舉蔣琬密表 臨終遺表 街亭自貶疏

正義 絕盟好議 上先帝書 爲法正答或問書 答法

正書 答關公書 與杜微書 答杜微書 答李恢書

與劉巴書 與劉巴論張飛書 答李嚴書 又與李嚴書

與張魯書 與張裔書 與張裔蔣琬書 又與張裔蔣

琬書 又與張裔蔣琬書 與蔣琬董允書 與孟達論李

嚴書 與孟達書 與步騭書 與陸遜書 與孫權書

又與孫權書 答司馬懿書 與兄瑾論白帝兵書 與兄

瑾言趙子龍燒赤岸閣道書 與兄瑾言大水赤岸閣道悉

壞書 與兄瑾言治穀陽谷書 與兄瑾論陳震書 與兄

瑾言孫松書 與兄瑾言殷禮書 與兄瑾言子喬書 與

兄瑾言子瞻書 誠子書 又誠子書 誠外生書 以上為

若將琬教 與李豐教 與張裔教 黜來敏教 弊姚

伯教 稱吳濟教 與羣下教 又與羣下教 與參軍掾

屬教 勸將士勒攻已闕教 昔孫叔敖教 今民貧國虛

教 轉運教 南征教 作斧教 作匕首教 作剛鎧教

賊騎來教 軍令聞雷鼓音 軍令聞鼓音 軍令連衝

陣 軍令敵以來 軍令始出營 軍令戰時取船上布幔

軍令凡戰臨陣 軍令兩頭進戰 軍令帳下 軍令對

州井少人 兵法知有所甚愛 兵法鎮星所在之宿 兵

要軍已近敵 兵要人之忠 兵要不愛尺璧 兵要貴之

而不驕 兵要良將之為政 兵要言行不同 兵要枝葉

彊太 兵要有制之兵 兵要督將以下 諸葛子若能力

兼三人 諸葛子鼓洪爐 作木牛流馬法 八陣圖法

朝發南鄭箋 師徒遠涉帖 漢嘉金書 論文 論光武

論諸子 論讓奪 甘戚論 論黃忠 論劉巴 論斬

馬謖 論來敏 稱許靖 稱龐統廖立 稱蔣琬 又稱

蔣琬 稱董厥 稱殷禮 答惜赦 答姜維 論參佐停

更 論諫 謝賀者 司馬季主墓碑銘 柘東城石刻

南中紀功碑陰銘 黃陵廟記 梁甫吟 按傳言好為梁甫吟

吟乃好讀古人詩

作梁甫吟非自為 雜言 二十八宿分野 陰符經注上

之也此似誤入 第二 一治國 二君臣 三視聽 四納言 五察疑

六治民 七舉措 八考黜 九治軍 十賞罰 十一喜

怒 十二治亂 十三教令 十四斬斷 十五思慮 十

六陰察 以上十六策 將苑 兵權 逐惡 知人性 將

材 將器 將弊 將志 將善 將剛 將驕 將驕 將驕

惡 出師 擇材 智用 不陳 將誠 戎備 習練

軍蠱 腹心 謹候 機形 重刑 善將 審因 兵勢

勝敗 假權 哀死 三賓 後應 便利 應機 揣

能 輕戰 地勢 情勢 擊勢 整師 厲士 自勉

戰道 和人 察情 將情 威令 東夷 南蠻 西戎

北狄 以上為 附關佚文目錄 八務 七戒 六恐

五懼 以上見魏氏 儒家集誠 梁書有武侯集誠二卷

今存誠子誠外 論前漢事 隋志一卷亦見唐志今

生三篇見前 音 隋志一卷 琴經 見中興書目 貞潔託 隋志一

夷國譜 見華陽國志今佚 兵法 隋志五卷崇文總目作

八陣圖 隋志一卷中 渭南祕訣 書錄解 行軍指掌 宋史

志二 文武奇編 中興書 十六條 海與十六策分列是別

也 一書 平朝陰府二十四機 見文獻通 六軍鏡心訣 上

武侯相書一卷 見通志 武侯相山訣 同上 大明堂鑑 上

一卷 按以上五書俱是偽託通考 按張澍曰陳壽進集

通志未免濫收今姑依張本錄之

表有云刪除復重以類相從知二十四篇乃是總目其詔表

疏議書教戒令論記碑牋各以事類相附不以文體次比也
常璩華陽志紀開府作牧多言用人則與杜微書各將琬教
齊姚仙教稱吳濟教等文宜在開府作牧篇絕盟好議正議
荅法正書荅惜赦書等文宜在權制篇南征詔南征教薦呂
凱表論諫書等文宜在南征篇爲後帝伐魏詔出師表祁山
表街亭自貶疏等文宜在北出篇草廬對上先帝書上事表
與步騭書漢嘉金書等文宜在計算篇八益七賊六恐五懼
誠子誠外生等文宜在訓厲篇與李嚴書與李豐教與張裔
書與張裔將琬論姜維二書黜來敏教等文宜在綜覈篇梁
甫吟論前漢事論諸子論讓奪朝發南鄭箋師徒遠涉帖司
馬季主碑等文宜在雜言篇甘威論勸將士勤攻己闕教與
羣下教與參軍掾屬教等文宜在貴和篇兵要今存十則本
牛流馬法歲運選旅策教等文宜在轉運篇與孫權書今存
二篇與諸葛瑾書今存九篇與孟達書今存二篇與蔣琬董
允論李嚴書公文上尚書彈李平二表等文宜在廢李平篇
上言追尊甘夫人爲昭烈皇后作斧教作匕首教作剛鐮教
等文宜在法檢篇賊騎來教步軍教等文宜在科令篇軍令
今存者十則其餘有不能縷分并八者未知係陳氏刪削抑
仍在二十四篇之內莫得其詳矣又按羣下上先帝爲漢中
王文係李朝造先帝卽帝位昭告上下神祇文係劉巴作他
本皆入侯集今刪之

臣壽等言臣前在著主鄭侍中領中書監濟北侯臣荀勗中書

令關內侯臣和嶠奏使臣定故蜀丞相諸葛亮故事

唐庚曰魏文帝卽位求孔融之文以爲不減班揚晉武帝踐
阼詔定諸葛亮故事融既魏武之讐恨亮亦晉宣之仇敵二
人之言宜非當時之所欲聞而並見收錄惟恐其墜失焉然
無忌猶有先王大公至正之道存焉

故其文指不得及遠也又伏惟陛下邁蹤古聖

潘眉曰不得及遠一本作不及得遠邁蹤一本作邁繼並誤
喬字伯松亮兄瑾之第二子也隨亮至漢中年二十五建興元
年卒

李龍官曰亮傳云五年率諸軍北駐漢中則此稱元年誤也
當作六年

瞻字思遠爲羽林中郎將

明監本羽林作翰林誤今殿本已改正

瞻督諸軍至涪停住前鋒破退還住綿竹又瞻長子尚與瞻俱

沒

元和郡縣志云初瞻在涪而久已入江油瞻曰吾內不除黃

皓外不制姜維進不守江油吾有三罪何面而反遂就綿竹
埋人脚而戰父子死焉太平寰宇記卷七十三云綿竹縣

故城在漢州德陽縣北三十五里李膺益州記云石子頭

二十里卽故綿竹縣城諸葛瞻埋人脚戰處也

注位至廣州刺史

殿本考證云廣州宋本作江州

惡大將軍平臺事

錢大昭曰大將軍上當有輔國二字

延熙二十四年以校尉使吳值孫權病篤

盧明楷曰後主傳延熙十五年吳主孫權薨此何以云二十

四年值孫權病篤也且延熙止二十年明年即改景耀所云

二十四年亦誤此二字宜衍

蓋應變將略非其所長歟

于慎行曰魏延請假精兵五千從襄中取長安而孔明不用

正使延不可仗者諸將之中更無可使者耶坐失良圖以正

取勝數出無功繼之以死陳壽之短其用兵言不漫矣黃

恩彤曰王伯厚謂武侯不用魏延之計非短于將略在易師

之上六曰小人勿用何義門謂魏延雖雄猛不可專任蜀兵

寡分則不可以臨敵王論其理何論其勢盡之矣至謂陳壽

因此短其用兵則亦未嘗詳讀本傳也按建興六年武侯攻

祁山以馬謖違節制敗然猶拔西縣反是年冬復出散關以

糧盡退斬魏將王雙九年復出祁山以糧盡退射殺魏將張

郃蓋自出師以來多因饋餉不繼致撓其銳然每退輒擒賊

上將全師振旅而還不可謂短于用兵也且陳壽之推武侯

亦至矣其初出祁山也則曰戎陣整齊賞罰肅而號令明其

沒而軍退也則曰宣王案行其營壘歎為天下奇才序述如

此雖孫吳何以過哉壽以晉臣論敵國之相揚之乎懼乖立

言之體抑之乎又失足非之真是以隱約低昂以見意一則

曰所與對敵或值人傑為仲達之受巾幘諱也又曰天命有

歸不可以智力爭以見司馬非諸葛之敵諸葛非用兵之失

也讀者不察反謂言武侯短于用兵豈知其意者哉

即以為君臣百姓之心欣戴之矣

殿本考證云君臣疑作羣臣

亮始出未知國中疆弱又遭值際會託身盟主

殿本考證云國中宋本作中國盟主冊府元龜作明主

又木牛之奇則亦般模

殿本考證云則亦般模宋本作則非般模言非前人所規也

又鎮南將軍劉弘至隆中觀亮故宅立碣表闕

水經沔水注云車騎沛國劉季和之鎮襄陽也與健為人李

安共觀此宅命安作宅銘後六十餘年承平之五年習鑿齒

又為其宅銘焉

附錄

常璩諸葛丞相讚

諸葛亮雖資英霸之能而主非中興之器欲以區區之蜀假

已廢之命北吞疆魏抗衡上國不亦難乎似宋襄公求霸者

乎然亮政修民理威武外振爰迄琬禪遵循弗革攝乎大國

之閒以弱為強猶可自保姜維才非亮匹志繼洪軌民嫌其

勞家國亦喪矣

右見華陽國志